

记忆



叶帆

■ 窗外是海 ■

春天的时候,向海里投去漫不经心的一瞥,咦——海水变成了一片蔚蓝的颜色,过去只在古诗里听说,春来江水绿如蓝,原来海水也这样,不过我不忆江南,守着一片大海,日子充裕得很。

青岛的海不同于别处的海,因为崂山的余脉向市区蜿蜒,形成了一处处天然的海湾。我的窗外就是一座海湾,原来没有名字,后来,清代总兵章高元将军在这里驻屯,修起一座木质的栈桥。后来又改成铁质的,再后来,干脆修成一座石砌的,笔直地插进海里。栈桥也不同于别的桥梁,它只有此岸而没有彼岸,这座桥,一度是外国入侵的跳板,德国士兵和日本士兵都是从栈桥上进入青岛的。因了这座栈桥的缘故,我窗外的海湾就被叫做栈桥湾。

栈桥湾的海水蔚蓝了之后,青岛的花草树木开始争芳斗艳,最先绽放的是迎春,它不等叶儿长出,就急不可待地开出一穗一穗的黄色花儿,有几分娇艳,也有些许质朴,不论是在公园里还是在山崖石缝间,它都这么无拘无束地开放。受了迎春花儿的鼓舞,青岛的女孩儿们便踊

跃地甩去冬装，青岛的街头霎时间便涌动起流淌的花束，青岛的春天也姹紫嫣红了起来。

春天里，海雾会频繁地光顾栈桥海湾。我一直搞不清楚，究竟是地理原因还是气象因素，当青岛东部海边还是一片朗朗的风光时，栈桥海湾却被浓浓的大雾覆盖了。尤其是夜晚，海雾就像很薄的云层，把海边那些高大的建筑隐没起来，只有大厦上的霓虹灯还在熠熠生辉，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景象。

海雾的出现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轻曼的，它从海洋深处徐徐漫开，像蝉翼般那样透明，不动声色地弥散着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浸淫在柳絮般的雾气之中，此刻，景色变得朦胧起来，原本熟悉的景物，忽然间变得陌生了起来；还有一种是狂暴的，海雾像猛兽那样，一团一团，又浓又稠，带着沉重的喘息从海里扑来，不等你看出究竟，它便粗暴地把你给遮没了。这时，海天不见，景色皆无，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混沌之中，耳边只有依稀的浪涛声。

很久以前，德国人占领青岛期间，他们在海里安放了一种奇特的装置，每当海雾弥漫之际，这个装置就会发出“呜呜”地吼叫，那声音不很响亮，也不尖锐，但是沉闷而又悠远，无论你在海边什么地方，总觉得那叫声就在你的身旁，浓浓大雾中，又多了几分神秘和情趣。青岛人管它叫做海牛，只要海雾一起，海牛就会发出沉闷的低吼，生长在青岛海边的孩子，儿时的梦境里常常有它相伴。其实，它是为船舶导航的一种器械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精确的卫星导航仪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中。

春天的海雾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这段日子既让人惬意又叫人忧烦，惬

意的是景色，踏着湿漉漉的街道，走起路来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忧烦的是潮湿，接连几天大雾，到处都是潮湿的，路边墙角会长出青苔，家里的墙壁还会生出霉斑，衣服和被褥总是潮湿着，让人感到几分郁闷。因此，每当海雾退去，灿烂的阳光君临大地之际，海边的人就会舒展开眉头，把家里可以晾晒的东西统统搬到阳光下。

青岛的春天雨水较少，两三场雨后，天气便渐渐地热起来，这个时候的大海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息，其中微微地有点儿咸味，还隐隐地有些个腥味，那是海水被阳光照射的原因。进入七月以后，就有性急的人穿上泳装下海游泳了，这时的海水多少有些凉，下海的人不敢畅游，扑通起一片水花之后，便急忙跑上岸来，虚张声势地喊几声，好像他们是第一批下海游泳的人。没有多少日子，下海游泳的人就多了起来，游泳的人一多，就等于宣布青岛的夏天来临了。这时的大海立刻换上一副热情的样子，甚至，还有那么一点点谄媚。这个时候的青岛，渐渐显露出它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在丽日晴空之下，习习的海风和飒飒的凉意，把夏日的炎热变成了一种空前的享受。如果你有兴致登高一望，碧海蓝天，绿树红瓦，青岛简直就是一位妖娆无比的贵妇人。

小的时候，夏天是我们孩子的节日，整天价像一只水鸭子似的，在海里钻来钻去，而且，我们不喜欢在浴场里游泳，那儿人多拥挤，我们喜欢在礁石区游泳，那里的水清澈见底，如果往腰里拴上一柄渔叉，会碰上一箭双雕的好事儿，我曾经在礁石区外面叉到一条3斤多重的牙鲆鱼。再不然就干脆到栈桥上去，从那儿往海里扎猛子别有一番情趣，有时会把肚皮摔得通红。

现在的夏天不如以前好玩，每年总是陪着外地来的朋友去浴场，游泳差不多成了一种礼仪活动。而且，窗外那片海也不再是宁静的了，每天早上，招徕去崂山旅游的，到海上旅游的，全都用电喇叭在那里吆喝，一溜海边就像农贸市场那样嘈杂。到了晚上，海边的夜市又开张了，叫卖声此起彼落，等到卖小吃的摊贩打烊时，顺手一扫，一堆垃圾便落入海中。我常想，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家伙扔进海里。

我喜欢的夏天，像一幅水彩画那样凝固在墙上了。

到了秋天，大海变成一种深绿的颜色，并且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气味，这种气味很像成年男人身上的烟草气味，而且，浪花也不像夏天那样轻浮，变得凝重有力，涛声也跟着深沉起来。每当秋季来临，我总喜欢凭窗望海，这时的海成熟了，而且，仿佛有了思想，让你觉得可以和它亲近，可以和它攀谈。

秋天还是钓鱼的绝佳季节，春天的鱼秧子已经长大，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扛一支渔竿到海边，当然，最好还要有两瓶啤酒，那样就有了锦上添花的意境。如果你找到一个有鱼出没的地方，碰巧又是适合钓鱼的潮水，那简直就是一种收获的感觉。我窗外那片海里，有一处我儿时的渔场，我们管它叫小岛子，其实只不过是一片礁石罢了，到退潮的时候它便裸露出来，像一个舞台，让我展示钓鱼的才华。后来，修筑西陵峡路大坝的时候，将那片礁石全部填平，白天是马路，晚上是夜市，我钓鱼的那块礁石，说不定正被一个卖塑料盆的小贩坐在屁股底下呢。

深秋时节，湛蓝的天空下，大海显得极其辽阔。碰到初一或十五的大潮汛，一排排涌浪从海里赶来，狂暴地扑向拦海大坝，在风力的怂恿

下，海浪在大坝上能撞起铺天盖地的水花，观看大潮的人，常常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浪花打得浑身湿透。有一次，浪花竟然打进一辆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里。

冬季到了，凛冽的寒风扫过海面，海边没有游客，没有夜市，没有使人心烦的噪音，海边宁静下来。久违的涛声从窗外传来，探头一看，大海的颜色又变了，在一片铅灰的冷色中，大海显得雄浑、庄严、孤傲、冷峻。这时的大海，已经是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了。

于是，穿上衣服，到海边去，去和那位思想者攀谈。

■ 从衙门到会堂 ■

1891年对大清国来说，是一个麻烦迭出的年份。这年的元旦，光绪皇帝的亲爹死了。到了春天，颐和园的柳树刚刚发芽，扬州人又把外国人的教堂砸了。接着，开平煤矿的工人又把外国技师给揍得鼻青眼肿。从这之后，江南江北，内埠外省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烧教堂、杀教士的骚乱，还有各种名号的起义造反。流年不利，光绪爷的眉头暗淡无光，想了想，把李鸿章叫来说，你去校阅北洋水师吧，只怕洋人就要打来了。

李中堂领了圣旨，坐着小火轮来到海上，到了胶州湾才发现，原来这儿有海无防，就给皇上写了个折子，奏请清廷胶澳设防，皇上一口恩准，并在折上写了点儿什么。

于是，在这一年的秋天，正二品武官、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调率四营兵马风尘仆仆赶来青岛。一个城市还没有诞生，一座要塞先建起来了，说明我们青岛诞生于忧患之中。

从一些文史资料中，我对这个大清国的军事将领有些好感。史料记载，章高元是安徽合肥人，跟他的上司李鸿章是同乡，而且入伍之初就在李中堂创建的淮军里服役，因为骁勇善战，屡立战功，被提升为登州镇总兵。在德国军队侵占胶州湾事件中，他是坚定不移的主战派，倘若朝廷发下话来，他会像邓世昌和关天培那些人一样为国捐躯。这是青岛人的欣慰，我们的第一任军事长官是条硬汉子。

按照现在的说法，正二品总兵的辖下和权力大体等于现在的省军区，这是一个不小的军事机构，胶澳镇守衙门，肯定是一处很威严的地方，因为当时的青岛还没有地方政府，它的设立，对青岛民众来说，无疑带有皇家的权威和行政使命。

胶澳镇守衙门建在海边，它的东面是小鱼山，背后是青岛山，西面毗邻香火缭绕的天后宫，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它东面潺潺流进大海，那条河叫青岛河。我从史料的照片上看到过，所谓的胶澳镇守衙门，不过是一片密集的平房，没有岗楼，没有旗幡，十分像我们要改造的那些城市旧居。但是，从一些老人的嘴里，我听到不少赞誉之词，他们一口咬定，老衙门那是青岛最好的房子。他们对洋人的豪宅无不嗤之以鼻，他们的

目光在章总兵部下的毛瑟枪上盘桓许久。他们一直搞不清楚，我们怎么就打不过西洋人和东洋人。

可惜，我没有见过老衙门的房子，它被拆除了，像抹掉一块灰尘那样把它弄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几棵银杏树，在那里无风自摇。才 100 年呵，青岛的历史就出现了这样的缺憾，倘若搁到现在，我们会把它作为文化遗址保护起来，门口站上几个“清兵”卖票，里面的人装扮成章高元或者李鸿章，顶戴花翎，蟒服官袍，像电视剧里那样，想必也能有个好收入。

当我记事之后，胶澳镇守衙门的旧址上便耸立起一座气势恢弘的人民会堂，我和青岛人民一样，一些政治生活和娱乐生活都是在这里进行的。依照正式的说法，这座建筑叫青岛市人民会堂，而青岛老百姓却一直喊它新建礼堂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。

史料上说，青岛市人民会堂竣工于 1960 年 5 月 30 日，于是我想，这个会堂一定是兴建于大跃进年代，是那个遭受饥馑的年代，青岛财政一边要压缩银根，一边还要大兴土木。而青岛人民，一面为自己的宏伟工程翘首企盼，一面又要勒紧腰带搬砖运石，那是何等壮观的劳动场景啊。在此之前，青岛真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大会堂，除了几个电影院，稍有点儿规模的就是永安大戏院，但那是娱乐场所，不适宜派政治用场，惟一能作为会议场所的只有政协礼堂，但是那儿太小，青岛迫切需要一处宏大的公共会堂。

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，说青岛市人民会堂是按照北京人民大会堂比例缩小的，姑妄言之罢了，青岛市人民会堂和北京人民大会堂是无法

比拟的，但是作为青岛这样一个规模的城市来说，有这样一座会堂就已经十分了得了。

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，青岛一切重大的和紧要的会议都在这里举行。一切需要人民参与的报告、表决、磋商、选举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，人大、政协的两个会议自不必说，就连表彰先进、英模报告、拆迁动员、年终大会什么的，也统统在这里举行，也就是说，从国家方略到民生计策的方方面面，都在这里进行，这个会堂见证了青岛 40 多年的历史发展。

第一次进青岛市人民会堂参加的什么会议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是我记得第一次观看文艺演出，那是 1968 年春节前夕，青岛市政府和青岛驻军每年在这个时候都要联袂组织一次演出，也是青岛一年一度最高规格的文艺活动，是青岛人民最向往的文艺享受。那天，青岛市人民会堂灯火通明，人潮涌动，人们排起长队，每人手中一张纸头，凭着这张纸头就可以走进去分享文艺大餐，而我恰恰没有这张纸头，在人群里探头探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此时此刻忽然想起一个伟人的教导：世界上怕就怕“认真”二字。是啊是啊，我为什么不认真一点儿呢。于是，围着会堂转了一圈，发现一扇厕所的窗子开着，并且，窗上的铁棍有空可钻。就这样，我很不体面地进了青岛市人民会堂，庆幸那是一个男厕所，刚要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我被人从后面一把摁住，我看到会堂工作人员凌厉的目光，我落网了，沮丧和羞耻像尖刀一样刺痛了我。不知所措的空当奇迹发生了，那个工作人员松开手，并且拍了拍我的后脑勺，甚至还微笑了一下说，到楼上后排找个地方，别乱窜，一会儿要查票的。这句话，

使一个孩子拥有了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要到会堂去看演出，不过再也没有从厕所的窗子上钻进去。和我们有通家之好的一位大姨在市南区委供职，她每年给我一张入场券，我像赶赴会餐那样，走进那座让人赏心悦目的会堂里。在那里，看过青岛歌舞团和海军北海舰队文工团的歌舞，八个样板戏中的一大半也是在那儿看的，还零星地看过一些外地文艺团体的演出。那会儿，对文艺演出的喜爱，就像现在歌迷对歌星的痴迷一样，但是那会儿的人不疯狂，虽然可以从厕所爬进去，但从来不找人家演员签字，也不会乱喊我爱你什么的。

现在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，文艺演出已经商业化，只要有钱就可以到青岛市人民会堂看演出。去年，和一位主管青岛文化的官员外出开会时谈起这个话题，青岛人很有文艺天赋，并且人才辈出，可是在观赏文艺演出的档次上却不尽如人意。譬如一个通俗歌星，顶多也是二流或者三流的水平，可是海报一出，立刻人头攒动，有很好的市场效益。而国内甚至国际顶尖的艺术家来青岛演出，却观众无几，演出者尴尬，组织者汗颜，说明青岛人对文艺的鉴赏水平并不高，这一点，青岛市人民会堂可以作证。

青岛正在变大，市级机关东迁后，一些文化单位和机构也相继在东部落户，而青岛市人民会堂还是原地不动，还是青岛大型会议的所在地，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呢？从胶澳镇守衙门到人民会堂，建筑印证了一个城市的足迹，这是一种必然，抑或也是一种宿命。

记忆

胡修江

城市的细节

品味这座城市，心情很复杂。

走进历史，也就揭开了仇恨与耻辱的伤疤，青岛的殖民色彩太浓了，浓得你无法忽略，老城区的街道上，一座座西式建筑昂然挺立，高大威严。100多年，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知道丢失了多少，建筑也早经焚毁，兴废几何，他们的东西却依然故我，刺眼而且坚固，让人心生感慨。于是，有时就不禁转换一种心态，带着一种欣赏者的悠闲在其中缓步徐行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石，一栏一雕，一径一庭，倒有说不出的宁静与优雅。一枝花斜斜的从灰色的水泥墙跃然而出，向人展示着生命的色彩；一丛爬山虎漫过整个的高楼，就像诠释着整个的春天；一两声青枝翠叶间的鸟鸣，一条条曲折有致的山间小路，无不惹人生出叹美之情，流连之意。德意志，青岛人不知如何评价的一个民族，为何要在此地留下这绚烂的一笔，赞也不是，批也不是，不尴不尬地立在蓝天碧海间。也许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殖民统治会那么快的被颠覆，只是想在异乡的土地上营造一处自己永久的家园，古堡一样的建筑可以使其长久

地生活其中。然后，静坐在窗前，调上一杯咖啡，在袅袅升腾的馨香中远望海里的片片风帆，借此抒发自己怀乡的梦想，或者，让初次登上这片土地的德国人感觉到这就是自己的家乡，不要总想着回到中欧宁静的土地。

实际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固有家园，所有的一切都应由我们来操持、呵护，但毕竟我们没有使它在 100 年前焕发出多大的光彩。100 多年过去了，德国人走了，日本国带有殖民意义的太阳旗也彻底从这里消失了，我们成了真正的主人，几十年的建设，改天换地，日趋繁华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今天，当我们再次形容这座城市时，依旧没有超越康老夫子的“红瓦绿树，碧海蓝天”，或者梁实秋先生的“春有杜鹃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”，这里依旧是 30 年代的青岛，依旧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建设的青岛，我们自己的城市哪里去了？

当年的十里洋场，咖啡馆、跳舞场、娱乐厅曾经跟随一个时代远去，又紧随一个时代而来，急剧的变化仿佛只发生在一天之间，大家兴奋、茫然、激动，手足无措，只有在仓促间举旗应战，“模仿”也就成了一段时间的主题。不管北京上海的、国内国外的、古典现代的，一应俱全，甚至一座楼上，就聚集了伊斯兰的恢宏，巴洛克的华丽，根本就不管猫狗是否能同席而坐。青岛引以为自豪的是海，可有一天举目一望，只有鳞次栉比的高楼，海已经被逼到了可怜的一隅，人们被高楼簇拥着，站在狭窄的海边，望洋兴叹，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与无奈。一处处居民区拔地而起，淡雅的墙面，青青的草坪，红顶的屋檐，光洁的路面，然而几年不到，原有的色彩就斑驳颓废了，像一张长满皱纹的老脸，强

装笑颜站在那里，拆也不能拆，留着就碍眼。大家总觉得跟不上变幻的节奏，总觉得这座城市缺少了某种人文文化的定位。

就像一篇文章，城市也有自己的初稿，最初的作者有着比较清晰的思路，一旦中断，任何人都无法再完整和谐地续下去，文通字顺也就无从谈起。青岛的初稿是德国人写的，我们当然不能照用，原有的土著文化又形不成气候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移民文化也缺乏根基，所以，在城市的定位上，确实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。但回过头来，我们再一次审视原来的建筑时，却能够得到一定的启迪，那就是，城市必须以人的和谐生存为出发点，关注细节，充满关怀。就像老城区路旁次第开放的鲜花，每一处建筑前后的适当空间，绿树的荫蔽，曲折的小径，树间的鸟鸣，这些东西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花费较大的脑力与体力，可一旦拥有，就会带给匆忙的现代人一种难得的抚慰。细节，往往展示着一座城市的本真，无论狂躁、喧嚣、自适、宁静，都会在人们的一举手、一投足间留下永久的印记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应该继承一些良好的传统，有些事不要急于求成，从长久的角度出发，留下一处处韵味与内涵较多的东西。

翻过今天这一页，今天也就成了历史，细节也就愈发清晰，当我们再次回首时，才发现关怀依旧。

自由的城市

青岛最没有资格炫耀的,是自己的历史 青岛最有资格炫耀的,也是自己的历史。

历史可以使一座城市拥有雍容的气度,穿越千年的古街,斜倚在古城墙下,皓月当空,藤葛垂垂,即使是不落言筌,也自然是情韵悠长,风华绝代。但上苍似乎在很长的时间忽略了青岛的存在,恰似藏在深谷中的一株幽兰,默默无闻地走过了历史的风雨晦冥。早在 70 多年以前,梁实秋就这样说过“ 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,究竟是个海陬小邑,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,更没有北京的琉璃厂,一多形容之‘没有文化’”,当然他所说的文化,其实就是历史。走在青岛的大街上,所能触摸感受到的至多也就是 100 多年的历史。100 年,对于一个人来说,是一段漫长的岁月,但对于一座城市来说,确乎有些微不足道,何况这座城市还是处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呢。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,在“ 以尘沙为雾,以风暴为潮 ” 的北中国,青岛又是一个有着不可拒绝的魅力和诱惑的城市。仅有 100 年,就已经生长成如此健

壮的肌肤，如此鲜活的血液，如此萌动的朝气，怎能不令人叹为观止。每一个生活在青岛，到过青岛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，青岛涌动着一种激情，它伴随激情而生，又在激情中塑造自己，不断走向充实，臻于完善。许多的城市容易沉溺于自己的古老厚博不能自拔，沉重的历史、无形的羁绊使它们在前行时步履蹒跚，积重难行，青岛却因为自己的年轻而减少了许多约束，没有沉溺，只有希望，只有憧憬未来，永远活在明天。

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呼吸，自己的情怀，或豪放、或婉约、或粗犷、或雅致，北京的紫禁城，南京的钟鼓楼，苏州的玄妙观，济南的大明湖，老城的标志就是情怀的标志，古代诗人笔下的明月流水一般，静静镌刻在了都市人的心中，它们就是城市的灵魂，也就像相书上所说的“风水穴”，决定着这个城市的风格与气质。当我们举目四望，试图要找到一处足以代表青岛，象征青岛城市精神的建筑或景物时，每个人都会陷入彷徨中，是啊，在我们的这座城市，有特色的都是殖民主义的产物，现代点儿的又千人一面，和其他城市没有什么不同。于是，聪明的青岛人干脆就放弃了这种寻找，而是把眼光投向脚下的土地，环绕的大海，他们把自由灌入城市的肌肤，尽情地让其流淌，滋生，把所有的一切调整到变化的状态，游动的状态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反倒成就了一种博大的胸怀。区区百年，一座现代化城市跃然而起。

接近崂山，或许是绵延几千年的道教传统赋予它以超然的秉性，成就了一种不属于某一种道德审美范畴的天地境界，精彩绝伦。当1897年，德国海军陆战队以借地操练为名在胶州湾登陆，强占青岛

时，似乎就隐约感到了这种潜藏的道家因子，所以把它辟为自由港，向全世界开放，隐居深山多年的魅力从出山的那一刻起就面对了整个世界。青岛是荒凉空旷的，素面朝天，就像一张白纸，但也正因如此，诗人们——千百万的建设者才能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，一行一行的书写那些精美绝伦的诗篇，建工厂、修铁路、开商店、办学校、植树种草、改造大海，诗在慢慢写着，汗在急急淌着，情在缓缓抒着，自由创造出横亘天地间的画卷。1934年的王统照是一个睿智的人，他说：“这地方没有古老的文化，也许容易造成一个崭新的地方，因为以前没的可保守，所以一切事都容易从新做起……在国内，青岛的将来是不缺少好希望的。”几十年过去了，原先的将来已经变成了无可辩驳的现实，青岛也验证了“从新做起”这句话。沿着历史的足迹，从西部充满欧韵情趣的古典情调看起，到胶州湾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链条，到中山公园、八大关虽似天然其实人工造就的园林景观，青岛的中心在一步步地向东延伸，青岛的情怀也在一步步地走向丰富。特别是90年代市政府的东迁，短短十年的时间，在原先的荒芜地带，创建了一座现代化气息浓郁的国际化新城，如今的商业，已经不分东西南北，文化建设突飞猛进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，面对不可估量的未来，有谁怀疑过这座没有中心的城市的潜在发展呢？青岛没有历史，所以青岛不事张扬，青岛没有历史，却又在没有历史的空间里创造着人间真正的历史。

今天,即使你问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,说市区中心在什么地方,他也不会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,他会说,你去看海吧 海在那里 海在